

宇宙系列
畅销全球

龙火之女

梦琳

达尼

著

珍藏版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宇宙系列

龙火之女

此书为曾建辉同学所捐赠, 谨
向此高尚行为表示衷心感谢和敬意!

(美)·梦琳·达尼 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

【陕】新登字 06 字

责任编译：林 虹

宇宙系列

龙火之女

(美)·梦琳·达尼著

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太白路)

新华书店经销 汉中市印刷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7.5 印张 135 千字

1997 年 5 月第 1 版 1997 年 5 月第一次印刷

印数：1——5000 册

ISBN 7-5604-0928-9/I·186

定价：9.80 元



第一章

一八七一年 十一月十日
伊利诺州 芝加哥市

在拥挤的火车台上有个娇小的身影刻意避开人潮，停立在尽头。

全身黑衣的孟文儿对于不断自身旁经过的行李推车显然视若无睹，一双清澈的蓝眸紧盯住两位黑发的高大男士。

他们站在即将开往西部、成自冒着蒸汽的火车头旁闲聊，其中一位男士名叫纪星石，正是她此行的狙击目标。

文儿颇不耐烦的调整一下那垂至肩膀的黑色头巾，打从穿上这修女服后，她就没有舒服过，更要命的是，待会儿需要出手时，这一身厚重的黑衣，必是最棘手的“障碍”。

实际，她不明白为什么修女就得穿这么多层衣服，更不明白美国女人为何要穿那有如盔甲般的内家，果真如此，线条才会优美吗？

美国人真的很诡异，虽然她已在西部一个叫作“旧金山”的城市住了好几个月，但对于美国文化习俗，依然不怎么明白，只希望能尽快完成心愿，好回中国北方那个高山省分去，那充满和平气息的山城，才是她的归宿。

文儿搞不懂这些行色匆匆，仿如逃难的人民，坦白

说，她一点儿也不了解住在这些大城市的居民。老天！她的父母居然也是在这儿生长的，简直不可思议。

住在这么吵杂的环境之中，美国人如何得到平静的心灵？

她不解的是，这里的人似乎总爱用好奇的眼光看别人，所以她最好小心一些，一定要等到最佳的时刻，才现身补掉杀死黄平的凶手。

想到死于两周前的师兄黄平，文儿的心再度绞痛起来，自从他走后，她无时无刻不在想念他，想到有时都怀疑自己还撑不撑下去。

她立意复仇，一部分也是因为黄平是被人用极残忍的手法杀死的，纪星石在杀掉他之前，曾极尽折磨之能事，最后被吊死在树上的黄平，背部早已血肉模糊。文儿每一思及此，就得拚命控制自己的脾气，才不至于立刻出手复仇。

忍耐是文儿将终身奉行的教示之一，打从十几那年，和黄平以及其他小门徒进入山中古廊后，她就开始学习属于佛教及古老中国的种促人生信条。

师父曾事实丰小小年纪的她到点满蜡烛的大殿角落，叫她看结于烛台和墙壁间的那个蜘蛛网。

接下来的好几个星期，她每天早上的晨课便是坐在蜂蛛网前凝视、冥想，注意那网的精巧，以及他几乎动也不动的守候。

慢慢的，文儿终于明白师父想教她的课题是什么了，就是行人生路要“从容不迫”。

文儿的眼神再度转为尖锐，紧紧盯住本来一直坐在马车中，如今却往两个男人身边走去的红衣女子，她和他们是一起从位于林肯大道的那幢灰石大宅来的。

此行令文儿最觉得驚訝的一点，是找纪星石竟出奇的容易，再怎么，芝加哥总是个大城市吧，想不到

找个人竟似不费吹灰之力。

前天她抵达此地，马上展开行动。结果车站里职员谈起纪家来。竟然滔滔不绝，他跟文儿说他们是有钱有势、名声又好的家庭，几掌此地半数以上的交通命脉。

最后他还主动的把纪家的地址，以及该怎么走都说给和听！于是她便走到他家去，学那八支脚的蜂蛛朋友耐心等待，一路追踪到此。

问题是她还不知道哪一个男人是纪星石，因为他们两个实在长得太像了，一样高大、一样强壮，所不同的只是服饰上的差异而已。

一位穿得比较正式，灰色三件头西服，还配上一顶同色的帽子。

另一位穿着则比较像她在旧金山随处可见的枪手打抢，白色衬衫外加件一皮背心，大腿边各佩一把枪，手中还拿着一把来福枪，外带一个小皮箱。要到西部去的，显然是这一位。

文儿想得出神，直到搔抓声变大，她才想到“精灵”，不禁露出难得的笑容，把本来垂挂在腰侧的竹笼子抱到胸前来。

“嘘”！她透过竹条间的空隙说：“小朋友，再忍耐一下下，我保证很快就能放你出来了，好吗？”

在这之前，她得搞清楚哪个男人是纪星石才成啊！

文儿放回笼子，下定决心，开始朝那只仍浑然未觉的“蜻蜓”走去。



“星石，这根本是大错特错的打算，该死的！你会被非捉到沉默不可的信念害死！”

纪星石望着来来往往的人潮，根本不怎么注意听兄长的唠叨，反正他又是在重弹老调，没啥新意。

自从他下定决心要到加州去追捕姓盖的开始，他和他老哥就不晓得为这件事争过多少遍了，反正不管他说什么，或者还要再说什么，都无法令自己改变心意。

六年了，从北方军人到乔治亚州缴那批数以千计、企图据地为王的同僚的械，至今已整整过了六年，盖默便是其中一名叛徒。

“老天，星石，你根本没在听我说话，是不是？”

星石只得把注意力拉回来，集中到哥哥身边上去。

“何必浪费口舌，。他冷静的应道：“我要去追盖默，你说什么都改变不了我的决心，”然后指一指在哥哥身后的泰勒说：“何不把这份注意力转移到你的妻子及她腹中孩子上？我照顾得了自己啦！”

回头看泰勒的石雷，脸上霎时呈现一片温柔，而星石则在心中摇头偷笑。要习惯他这个性一向强硬的老哥，如今一看到妻子就眉开眼笑，还实在不太容易。

泰勒是在一年前“滑”入石雷的生命，当时她这个专卖书作货品的女老千，本来只想骗石雷拿出一万块来，想不到连他的心一并偷去。若非眼见为实，星石哪肯相信他那素以抗拒婚姻闻名的兄长，竟然会自愿坠人情网。

“每次一想到盖默那混蛋差点就伤了泰勒和孩子，我的胃就翻搅个不停。”

听到石雷提起盖默最近的罪行，星石的胸口立时又涨满怒火。

一个月前泰勒为了帮忙小叔，自顾设计一个老千陷阱，想诱盖默上钩，而那恶徒果然相信了，就在星石认定胜利在握时，城内突然发发生了大火，而盖默便乘机挟持泰勒脱逃而去，后来又在他和哥哥追捕他时，差点将石雷打死。

“别忘了他还在你的腰间流下伤痕，”星石绷紧声

音说：“这是我非捉到他不可的另一个理由，他简直连禽兽都不如，性喜折磨、杀人，不畏他吃一颗子弹的话，他会继续残害无辜，你教我怎么能不尽力追捕他呢？”

石雷终至无言以对。“看来不管我说什么、做什么，都阻止不了你了。”

“对。”

“那就要小心一些，还有，看在老天的份上，这一次别再低估盖默了，他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。”

“所以才应该下地狱去！送他下去的人，非我莫——”

突如其来的碰撞让星石本能的回转过去，同时掏出枪来瞄准来人。却迎上一对如夜般深邃的蓝色眸子，而且……她还是个天主教修女！

星石连忙收好武器，跪下去扶她。

“对不起，修女，你有没有怎么样？”

她没有马上回话，站在他和石雷中间，揉着刚才撞痛部位的她，显得十分娇小，或者是她因为他们两个都太高了，星石记得石雷和他一样，大约都有一百八十三公分高。

“没有，应该没有，”她拉拉裙子，再把腰上的银钱调整好。“是我的错，我横冲直撞，也没有看清楚方向。”

她那低沉迷人的声音，一下子就吸引了星石的注意力，难然微带他分辨不出是哪里的口音，声调却颇具旋律之美，而在四目交接之际，她那深邃的眸子再度令他失神，他突然有种面对深幽湖水的错觉。

这太荒谬了，虎种铁汉的他，怎么会有一种早就认识她的感觉，甚至……甚至觉得在不可知的遥远年代，两人曾经有过海誓山盟。

星石暗喝自己不要胡思乱想，却遏止不住油然而生的一股惋惜这么年轻，怎么就当起修女来了？

“既然我老弟说不出话来，”石雷用嘲弄的口气说：“那只好由我代劳了，修女，我叫作纪石雷，这是我的弟弟——纪星石”

“你们好，”她的声音又轻又柔。“我是玛丽修女”

看见她又摩挲了一下手肘，连石雷都关切起来。“你真的没事？”

“真的，请你们原谅我的笨手笨脚。”

“不，错的人是我。”星石就是无法将视线自她的身上移开，她的皮肤细致光滑，脸蛋姣好，面颊泛起诱人的粉红，如同两朵玫瑰，接下来则是她的唇瓣，他已来不及阻止自己在心中偷偷的一亲芳泽了。

老天，星石慌忙勒住自己如天马行空般的幻想，上帝原谅他，这个女人是位修女啊！自己真是没有羞耻心。

为了掩饰难堪的心情，星石连忙弯下腰去帮她捡起那个小小的竹笼子。

“让我送你上车吧，修女，我也该跟我哥哥说再见了。”

“你真是周到。”修女又用那柔柔的声调说。

星石的心弦又为之一震，正想问她是哪里人时，站内已传出最后一遍催旅客上车的广播，他随朝石雷伸出手去。

“好好照顾泰勒，”他握住石雷的手说：“还有，别忘了随时告诉我咱们那边去墨西哥冒险的小妹的消息。”

“幸好蓝吉斯追上去照顾她了，不然我又得成天提心吊胆，你也知道咱们那小妹有多会惹麻烦。”

提到他们的小妹，连星石也不禁露出笑容，不过他们的表情随即又转为严肃。

“小心，星石，对于你这一次的行动，我总觉得十分忐忑。”

“用不着担心，你也知道我照顾自己绝无问题，捉

到他后，我会马上通知你。”

石雷还是一样担心，但他除了点头之外，恐怕也别无他法了。

星石向他摆摆手，也向他身后的泰勒挥手，且不论她“不怎么光彩”的过去，泰勒还算是个不错的嫂子，且是个几近完美的妻子。

石雷真幸运。

他把注意力转回到修女身上，轻轻抚住她的手肘便往后节的车厢走。

“你要到很远的地方去吗，玛丽修女？”

戴着头巾的她没有出声，只是点一下头，却让星石再起幻想：不晓得隐藏在头巾下的，是什么颜色的头发？

八成是亮丽的金黄。

“是哪里呢？”

“我要到旧金山去和其他的夥伴会合。”

“这么说在未来的一个多礼拜内，我们会一直在同一班列车上。”星石扶着她登上火车。

“我得去找列车长买票了，”她回头看着他道：“谢谢你帮我提笼子，现在可以交给我了，你的心真好。”

“是我的荣幸，修女。”

把笼子交还给她，再看她将笼子斜背过肩之后，星石才发现其中的怪处。

第一，她背笼子的方式彷如军人背枪，完全不像一般女士用提或用抱的。

第二，本来就少有女人的行李是用竹笼子装的，他认识的女士哪一个出门时，不是尽量装点门面，都拿最好，最新的皮箱出来亮相呢？

就在他这么想的时候，那位可爱的天主教修女已经走进人群之中，星石也只好再度朝月台上的兄嫂挥手。

引擎缓缓启动，火煨往前开了。

看着越来越小的石雷和泰勒，星石知道在重逢之前，自己将会十分的想念他们，但目前更重要的是直到旧金山。

这一次他不会再天真的把盖默交给执法当局，这一次他亲手宰了那个禽兽不如的东西！



接下来的四十个小时，火车尽职的往西部奔驰，不断冒出的蒸汽为单调的天空，稍稍增添了趣致。

而除了睡觉之外，文儿全部的注意力都放在纪星石的身上，如同耐性十足的蜘蛛一样，静心观察他的一举一动。

现在他正和两位男士坐在车厢末端的桌子旁玩牌，除了手上的牌之外，桌上另外还摆了一些奇怪的、五颜六色的方块，偶而还会听到其中一名男士对着手中的牌诅咒、骂脏话。

车厢内的男人大都性喜抽烟，那种味道实在不怎么好闻，也难怪女士们在白天时，都不太喜欢到这节车厢来，宁可集中到隔壁那节车厢聊天。

但是她的情况特殊，她必须守着那位黑发的猎物。

文儿仔细研究过纪星石，坦白说，单就外形而言，他实在不像是个冷血的杀手，他有一张极为英俊的面庞，还有强壮结实的身材，眼眸虽和她一样是蓝的，但在阳光的照射下，有时又会变成银灰色。

现在垂首看牌的他表面上虽然十分专心，但右手却自然的垂在大腿旁，一有动静，便可随时拔枪。

他很少开口，甚至连和一起玩牌的男士聊天的次数也不多，显然是个沉默寡言的人，不过他却常常暗中观察旅客的行为举止，听聆听他们交谈的内容。

自己一定要小心，师父不是一再提醒他们要特别注意听得多却说得少的人吗？

和她一样的是，纪星石也常到车厢后的通道上透透气，又因为这是最后一节车厢，所以有时他一看外头广阔的草原，就是大半天，每当这个时候，文儿就会想起在他出发前，纪石雷一再要他小心注意的人物——盖默。

纪星石找那个人干什么？是那个盖默令他眼底常现沉重之色吗？就像潜伏在莲花池底的金鱼，谁也不晓得他为什么会那样，心底又是在想什么？

不过令她自己最震惊的，还是纪星石的魅力，他仿佛能触及她的灵魂深处，能够……

算了，不管如何，她仍然得杀了他为黄平报仇，不然他的灵魂无法猎得安宁。也许今晚就能完成她的心愿？

过去的两个晚上，由于他的谨慎，文儿一直苦无下手的机会，虽然她也都熬至深夜，不过每当她在半夜惊醒过来时，却总是看到他坐在壁灯边烤火，仿佛不需要睡眠似的。

文儿叹了口气，凝望窗外的景色。在平原上奔驰了两天之后，火车终于进入名叫“落矶山脉”的山脚

看到满眼的山色，文儿的心情霎时温柔起来，那高耸的山林好像她成长的地方，真希望自己现在就在那里，可以聆听师父的智言，不像身处奇异的美国大陆上，样样都只能靠自己。

看着……看着……，窗外早已夜幕低垂，夜色如墨，也似黄平的头发，而高挂在天际的月牙儿，则在报仇上投下有如鬼魅般的气息。

还记得幼年时候，每当月儿高挂天空，师父就会叫她和黄平出外练习“藏身术”，而能照出他们每一行踪的月儿，便成了他们的死对头。

想起过去的种种，文儿脸上不禁露出甜美的笑容。

从小他们便是最好的搭档，练功、嬉戏全部都在一起，她最记得他们在宣纸上练轻功的往事。

练的时候要先将宣纸小以后摊开，然后以不弄破

纸为原则的小心走过，这项技能花了他们好几年的时间，最后又是黄平“照例”先学会。在练功，尤其是练困难的武功方成，黄平总是比她能干。

就连这趟美国行，也是黄平力劝她来的，说她应该见见“美国母亲”，如果她坚持不来，如果她没有求黄平师兄同行，那么他一定仍好好的少在世上。

文儿觉得自己的心又剧痛起来，只好把注意力再转移到竹笼子，精灵又不耐烦，她可以感觉到它在笼里跑来跑去。没办法呀！只有在就寝时刻，她才可以把它放出来，任它在以一面屏幕和外界隔绝的床上活动。

她很同情她的小朋友，因为它的感觉她全明白，她也向往外头自由自在的天地，受不了这沉闷的车厢啊！

在银色的月光下，拂到脸上的风是那么的清凉，就像甘肃省山谷中的清风一样。

她喜欢冷冷的风，搞下清楚为什么整车的乘客都宁可闷在车中，甚至还要烤火，这此美国人太禁不起寒风的磨练了。

文儿闭上眼睛，宁可相信自己仍在古廊中，而黄平也依然守在她的身边。



星石将牌投掷在桌上，觉得无聊死了，牌无聊，牌友更无聊，早知道会这样，他应该使用家中的专用车厢才是，反正连这列车的火车头都是他们纪家产业之一——“纪铁”出产的。但是身为总裁的石雷常常得乘那节车厢出差洽公，结完婚后，自然会带着泰勒同行，自己怎么好掠人之美？

而且搭普通车厢，还有另一个目的，便是希望能从旅客的闲聊中，听到有关盖默的消息；想到那个男人，他的手立刻紧握成拳，随后又为了不引起他人注目，而尽力叫自己放松。

星石的眼光自然而然的飘到那位修女的身上。

玛丽修女独自坐在那里，那个个奇怪的竹笼子则依旧摆在她膝盖上，她保护那笼子就像母熊在保护它的小熊一样。

幸好她现在闭着眼睛，自己才得以恣意的欣赏她的美貌；从上车之后，他就不晓得跟自己说过多少次：“不准看她，不准胡思乱想。”偏偏这两件事他都常做，不但舍不得不看她，还常常想像她头发的颜色，她滑腻的肌肤摸起来的美好感觉。

老天！星石急忙收回视线，暗骂自己恶心，怎么搞的？怎么会有这么脏的想法？

他虽然不是个虔诚的教徒，也没有守什么特别的戒律，但过去他可从来没有动过这种邪念啊！

“她的确不难看，是不是啊，纪先生？”

星石慢慢把头转向牌友之一——肥胖且满面于思的德州牛贩史洛克，按捺住心头的愤怒说：‘老史，她是位天主教修女。’

“没错啊！不过不管她是不是修女，黑袍包里着的，可是货真价实的曼妙胴体。应该有个男人跟她调调情，好让她知道在以片祈祷的过程中，她自己错过了什么，你明白我的意思吗？”

星石眯细眼睛道：“我明白，史洛克，所以我觉得你很无耻。”

史洛克不以为意的皱皱鼻头说：“好啦，真人面前，何必说假话呢？难道你不想看看藏在黑袍下的是什么？我又不是瞎了，没看到你老是往她的方向瞄。老兄，你的眼光也不怎么圣洁哩！”说完还用手肘撞一下身旁的友伴，两人一起暧昧的笑开。

“你果然如我所说的，实在无耻。”

史洛克看见星石那放在大腿边，十分接近枪管的手了，身子颇不自然的挪动了一下。

“我没有什么恶意。”他的口气已变得十分紧张。“和这车厢内大多数的男士一样，这毕竟只是我的‘想法’而已。”

“那就放在脑袋里别说出来。”

星石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突然生起气来，或许因为史洛克说中他的想法的关系吧！他对玛丽修女的确存有不洁不敬的想法。

一想到自己其实比他们也好不到哪里去，星石默默的收起筹码，找了张靠窗的座椅便坐下来。天黑了，夜色如墨。

不少乘客往灯火边靠过去，但玛丽修女仍一动也不动的独自坐在原位上，她是在祈祷吗？奇怪，就算是，又关自己什么事？

眉头拢聚，他不禁对自己扮了个鬼脸，或许应该到外头去吹吹风，或许冷风可以为他吹去对玛丽修女的遐思。但是走没几步，他就发现自己停在的她的身旁。

“对不起，玛丽修女，如果你累了，我可以帮你打理床铺。”

修女睁开眼睛，当四目交投之时，星石再度大受震撼，仿佛正被她扯开衬衫，被她拉似的，这个女人的魅力真是太不可思议了。

“你真好，处处都为我着想。。她羞涩的说，然后与他一起走向卧铺车厢。

“好说，好说。”星石的唇边浮现一个自嘲的笑容，如果被她知道自己在想什么，那她才不会认为他是个好人呢！

不过看她走路的仪态，连星石都不得不承认史洛克说的话有理，这么年轻貌美的女孩就这样把人生奉献给教会，实在可惜，她应该找个好男人宠她、爱她才是。

星石咬咬下唇，藉着将下面椅子变为下层的床铺，再把本来用铁练缚住的上铺拉下来的动作，来平息体

内的热火；弄完之后，他退后两步，但见玛丽修女把竹笼子先往上铺一放，然后再踏着一铺的边缘，轻巧的翻上去。

打从一开始感受到她的魅力起，星石就觉得她独自出外，未免太年轻，也太稚嫩了，不过……，自己又有什么资格来充当她的保镖呢？像他这种一心想追杀盖默的人，在教会的眼中，就好比冷血动物吧！而玛丽修女一旦得知他此行的目的，不赶快执起胸前垂挂的十字架为他祈祷才怪。

“晚安，”他客气的说：“这种车子里的床铺，实在不怎么舒服。”

“其实这已经是我睡过的床中，最舒服豪华的一种了，过去我都是习惯打地铺的。”

玛丽修女的笑容使她粉嫩的双唇微微上扬，让星石心弦大震，仿如一名呆瓜，但是老天为证，她实在有张美得不可思议的脸！在对视之中，两人之间的气氛骤然起了变化，星石自然明白那代表着什么，但玛丽修女却不，只见她本来友善的表情，突名变得微微不安。

“晚安了，纪先生。”说完这一句， she 就把屏幕给拉上。

她八成是感受到他对她的渴望，也因此而爱惊，没错，他心中的激情确实已被她挑起，现在仍在体内荡漾，该死的，他到底是中了什么邪？

一切等到了旧金山再说吧！一到旧金山，他身边自然就乏愿意献身的女人，到时想离玛丽修女多远都不成问题。

当年盖默据地为王时，他曾被盖默关在牢中，而且受尽折磨，从那以后，他就无法再忍受禁闭的空间，因为恶梦知识化从无作尽的一天，常在他闭眼时，再度回来纠缠。

星石拚命将牢狱中的种种赶出心田之外，然后蜷缩在椅子上，其实或坐或卧，对他都没有任何影响，因

为他睡得不多。六年来,从没有好睡过。



也不晓得过了多久,星石突然惊醒过来,摸摸额头,大口喘气,又是一身的冷汗,他望望随着火车晃动的灯火,再看看抖个不停的双手,心头一惊,立刻握起拳头,希望别再抖下去。

可怕的恶梦从未放过他,每次想到,便令他全身起鸡皮疙瘩。他们一共有三个人,莫约翰和韩特上尉既是他的部属,也是他的好朋友,三人计尽挖地道逃出那座人间地狱。

星石的皮肤越来越冰冷,就……仿佛有条蛇自他身上爬过似的,这已经是他第几千次回想起逃出地道,却看见盖默站在地道口等他的情景了;他像个恶魔般站在那边哈哈大笑,然后动手把泥土填回地道,企图活埋他们。

事隔六年,如今的他也完好如初的坐在往西行的火车里,但回想往事,仍令他频冒冷汗,头痛不已。除非杀了盖默,否则这一声恶梦绝无平息的一天,不为自己,至少也要为两位后来闷死在坑道中的好友报仇。

星石忘不掉当自己终于挖开地道口的土堆,庆幸狱得重生,转头一看,两位好友竟然都已窒息而死的悲惨,复仇的意念不断着他的心,使他变成心囚,对盖默的仇恨已经牢牢的在他的血液中生根。

星石知道今晚是别想再睡了,索性起身,望着窗外仿佛无限的黑暗。

等待黎明吧!天亮之后,他就要出去透透气,至于熟睡一觉的美梦,恐怕真得等到完成心愿之后,才有可能实现了。

星石把冷汗擦干,再看一下夜色,突然改变主意,决定现在就到后面去吹吹风。